

出国风景线



出国风景线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 东京求学记	林大呈 (1)
在乐园外	丛 苏 (29)
现代男人	萧 萧 (48)
大蛮	祝子平 (55)
旅人	廖辉英 (75)
异类的接触	余心乐 (117)
埃菲尔铁塔上的牵牛花	泽民·江 (135)
✓ 电话里的朋友	李 佩 (150)
再见, 亲爱的美国佬	坚 妮 (184)
✓ 飞越太平洋	纵 横 (210)
✓ 筑笈岁月	
——美国华人谱	(246)
他山攻玉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	吴民民 (290)

东京求学记

林大呈

新 宿

他，东张西望，气愤地跺着脚。

她，百感交集，满含泪水。

他，急得满头大汗，穿梭于宽阔的街道两边的车站，寻觅在异国生存的伙伴。

还有我，像他们一样，来自上海的自费留学生，同样等待着朋友的朋友的到来。

1988年1月3日的晚上，东京繁华的新宿街头——机场班车的终点站，到东京的留学生大凡在这里聚集，而后茫然地飞向各自陌生的栖巢。

我们，别了父母，别了妻儿，别了上海，背着沉重的债台，毅然辞去公职，东渡扶桑，就在新宿搁浅了。

他，白天我在虹桥国际机场见过，当时，年青的他洋洋自得，神采奕奕。临别时母亲悲凉地呜咽，他不为所动，自信地劝慰：“别哭，多难看，去日本，又不是去插队落户。”

她也是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和为她饯行的姐妹们高谈阔论：“到了东京，我就帮你们办留学手续，等我的好消息，再见了，朋友！”

又何止他们两位呢？

离别是用痛苦的泪水写成的词句。可是，因为出国留学而离别的场面，不论在机场，还是在码头，都难以目睹离别的眼泪。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留学等于发财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于民间，潜移默化地抬高了自费留学生的身价，从而使得自费留学生莫名其妙地铲除了去异国拚搏的畏惧心理，结果，连离别时刻的那淡淡的愁容都被无穷无尽的庆贺、夸大其辞的颂扬、羡慕异常的目光所淹没，葬送了圣洁的离别的情感。

然而，他们根本无从知晓，踏进江道庄，坐在豪华波音飞机舱内的自费留学生那种茫然若失，忧心忡忡的神态。

“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有人感叹。

“唉，机场有人接吗？没人接，人生地不熟的，那怎么办啊！”有人担心。

“住宿不知落实了吗？”有人恍惚。

“工作不落实，吃什么，住什么？我只带一万日币。”有人惶惑。

他们，不，应该称我们。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都是处在同一地平线上，曾经被人捧起的身价，被人煽起的自信，被人颂扬而烧沸的得意，此时此刻统统逃遁得无影无踪了。似乎人人处在一筹莫展、忐忑不安的心境中，渡过了难忘而又乏味的航程。

冬天东京之夜是寒冷的，北风呼呼，透人脊骨。

新宿夜晚又是如此壮观：直入云霄的摩天大楼华灯齐放，犹如一幢幢水晶宫；天桥上频繁穿梭的电气列车，宛如条条竞驰的银蛇；霓虹灯巨型广告牌五光十色，熠熠生辉，酷似天女散花。

我们的闲情逸致很快被面临的困境打得粉碎；在这光的

世界，我们已经虚掷了三个小时，依然在无休止地等待。

一位前来接他堂兄的留学生对我们的处境颇为同情，向我们诉说了——

我到东京的第一夜，是在新宿地铁的走廊上渡过的。我诅咒那些掮客，他们以帮助留学为名，什么包工作、包住宿、包机场接，完全是骗人的诱饵，一旦钱赚到手，就不理睬、不接触，躲躲藏藏，扔掉一个个供他们发财的“包袱”。所以，每次班机，都有几位像你们一样的留学生被困在新宿，动弹不得。机灵的留学生叫辆车到学校。不过，今天你们去不得，学校放假过新年。有钱的留学生寄宿旅馆，暂渡一夜，那是少数，留学生哪来钱哩？更多的留学生冒着被警察传讯的危险露宿地铁的走廊上或者在马路公园过夜，有的因此挨饿受冻，病了一场；有的在搬运时慌慌张张，遗失行李；有的姑娘因此被所谓的好心人搭救，结果吃了暗亏，中了圈套。

我想起为我办留学手续的杨君也是口口声声许下所谓“三包”诺言的。他又是托了他的同事的朋友办理的。留学费用，当时也有二种不同的价格：11000元人民币，实行“三包”；8000元人民币，仅负责办妥签证。我是按前一种价格一次付清的。在登机前一个小时，为我送行的杨君递给一张纸条，吞吞吐吐地说，他的同事的朋友由机场接我改在新宿接我，如果不来接，叫我按地址去找。

天越来越暗，饥饿接踵而来，无望的等待将会扼杀脆弱的情感。我叫了一辆出租轿车，递上地址，司机对照东京地图，寻找了一番，才唤我搬上大大小小的行李。

“你……你走了，能不能一起走？”那位年青人恳切地说。

“不行呵，我去找的那个朋友连我都不认识，何况他是

否在那地方，难说呀。”我无可奈何。

那位漂亮的姑娘急得淌下泪水，喃喃地说：

“你有地址可找，我可没处寻人呀。”

“也许你的朋友会来接的，再等等吧。”

轿车飞驰而去，他和她依然伫立在新宿的街头，含着泪水默送我远去。

是否不该来东京？我问自己。

摘 客

15分钟的路程，就到早川庄——我的目的地。

窄窄的街道，几盏昏暗的灯。我走向留学生住的那幢破旧二层楼房。踏在楼梯板上，咔吱咔吱响；四周油污水迹，斑斑驳驳，面条菜梗散乱在灶台，有间密不透风仅容纳一个人的臭气熏天的厕所，窄窄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鸽子棚似的学生宿舍。

杨君同事的朋友韩某，住在走廊顶端的那一间。

令人惊奇的倒不是留学生蜗居的破旧的楼房，而是住在这里的上海留学生，似乎人人都会被蛇咬过似的，冷漠、警惕、怀疑、神秘集于一身，年青人应有的热情、坦荡、随和、信任都难觅踪影了。这种奇妙的感觉，以迅雷之势摆在你的面前。

“朋友，韩某几时回来”？我急于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被丢弃的“包袱”。

“你问我，我问谁？”

他在煤灶旁煮面条，冷若冰霜。

在上海时，听人家说在东京碰到上海留学生，令你感到是兄弟久别重逢。真是天方夜谭。饥饿使我无力再搬动行

李，停在楼梯中间喘着气，多想有人哪怕是轻轻的搭一把或者做一个相助的手势，都会鼓起我的劲头。可是，眼前上上下下的留学生，近在咫尺的故乡人，却视若无睹。

“对不起，打扰您了。”我说。

他不理不睬，一个人像在呓语：“嗨，出国的想回国，没出过国拚命想出国。”

“这里不好吗？”

“好呀，没人接你，自己跑来了。”

“韩某打工，走不开。”

“打工？打什么工，日本放假。即使有工打他也懒得去，他是靠办留学发财的。”

“国内想来日本的人那么多，你帮人办，也可以发发小财呗。”

“今天不办，将来也不办，我不做掮客。”他苦笑一声，继续说，“当然，托我办的人很多，同学、同事、朋友、邻居，打电话的、拍电报的、写信的都有，都被我拒绝。”

“你何苦呢？”

“他们对这里的生活想象得太好了，似乎腰一弯就能捡到金块银锭，事实并非如此。”

“你就在回信里把这里的难处多写一点……”我没说完，他打断了话茬：

“困难写得越多，他们越不相信，还骂我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因为我的留学费用大半是他们凑齐的。他们还责问我，还他们的那笔钱是哪来的？三个月就捞回本钱，这在国内哪儿去赚？有的非要我帮忙不可，说价钱随我开，生死与我无关……”他忽然沉下脸，似乎发现说话的对象错位了，睨视着我，生硬地说：“跟你讲这些干么？你刚来，又不懂。”

嘿，熬了！”

我纳闷。他的忽热忽冷、忽低沉忽亢奋的捉摸不定的神情，既想袒露心迹，又怕勾出隐衷。有一点感觉是毫无疑问的，他有被蛇咬过的经历、一言难尽的痛苦。

我们的交涉不欢而散。他端起面条煮糊了的锅子，正欲离去，一个面目清瘦的小青年蹭蹭地直往韩某的房间走去，随着咚咚咚几下敲门声，他又退到我们面前，一脸怒气地问道：“韩某几时回来？”

“鬼知道，我今天刚从上海来的。”我双手一摊说：“你到了几天了？”

“三天了，早知道这么个鬼地方就不来了，”他双手插腰，气势汹汹，“你也是韩某办的吧，这个赤佬，当时他满嘴花好桃好样样好的，结果三不包，连个人影都不见，找到他，不揍他不姓龚。”说完，一溜烟下了楼，扬长而去。

早川庄寂静得怕人，几束昏暗的灯光在寒风中摇曳。我步履沉重踏在冰凉的窄窄的小路上，为我的故乡人悲哀，也为自己的孤独哀鸣。

新年的东京冷冷清清，早川庄邻近的那条平坦宽阔的马路，行人稀少，绝大部分的商店贴出休假告示。我在一家饮食店门口停步，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面条的样品，令人垂涎。我摸着袋里的钱币，手在颤抖，仅剩的几千元日币是我起家的本钵、生存的依靠，尽管它只能乘几趟国铁，但它是我向希望之路的筹码啊……

身后传来轻轻的熟悉的乡音，我回头一望，两个上海人在交谈。我主动地和他们招呼。一位年青的姓沈，也住在早川庄，另一位38岁左右的青年是他的朋友。他们到东京二个多月了，对我的出现，兴趣盎然，尤其是小沈的朋友，问这

问那，最关心还是上海黑市日币兑换人民币的比例。为了交换各自所需的信息，小沈邀我去他们的住处。

小沈的住宿离韩某仅一板之隔，一间6平方米的板房，他和此时去面包房打工的日本语学校的同学同住。哪像个宿舍？与废弃多年的储藏室相差无几。墙上挂满衣裤，大大小小的各种颜色的行李东一垛，西一垒；两人的棉被铺天盖地；锅盆碗筷，瓶瓶罐罐，日语书本和全裸体的性感画报充塞着每个角落。但是，像这种两人居住的宿舍，从实用和经济角度而言，在留学生中还不属最差。

新宿区的留学生简直是以身躯的长短、胖瘦来合租宿舍的。10个女人挤在一间，头挨着头，脚顶着脚，谁半夜上厕所，不是踩着这只脚，就是踏着那条腿。最令人难熬的是她们半夜做恶梦时失控的惊叫、呓语、神经质的举动。有的在梦中呼唤和亲吻远在海的那一边的儿女，有的向恋人倾诉自己的忠贞。有的吃了暗亏的姑娘在恶梦中依然重复地乞求老板手下留情。诸如此类，常常会引发触景生情、此起彼伏的哭泣，彻夜难眠。

早川庄的宿舍宁静得多了，彼此的干扰和偷鸡摸狗的丑事较少发生，每月房租2万日币，适合留学生阶层的消费。

小沈等我们进屋，敏捷地关上门，把棉被推到一边，席地而坐，随后从挎包拿出几只干皱皱的切成片的面包，他和他的朋友就这样大口大口地吃起晚餐。

“你们过这样清贫的生活，真不可思议。在上海传说留学生住洋房，玩女人，花天酒地，用不完的钱哩。”我说。

“吹牛不交税，吹吧。”小沈忿忿地说：“东京不是天堂，也非地狱，要想得到什么，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

“代价实在太大了，在这里看不到笑脸，听不到笑声。”

我在楼梯口碰到的那个留学生，他似乎对其他留学生具有一种恶感，冷冰冰、恶狠狠的，他精神是否有问题？”

“哦，你说的也许是他。”小沈长叹一声，说：“环境逼出来的，不足为奇。我讲一个留学生的遭遇，你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有位留学生，到东京半个月了，走投无路，一位同学愿意帮他介绍工作，但要收取3万日币的服务费。这分明是乘人之危的敲诈。像这类掮客这里比比皆是，介绍工作要钱，介绍住宿要钱，帮你转学、签证也要钱。什么助人为乐、亲不亲故乡人，都是空空洞洞的说教。那位留学生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向几个同学借钱，几经周折，几多苦求，好不容易钱凑齐了，才有工作——在一家面食店掌勺。老板待他不薄，每小时900日币的工资，给车费，管两顿饭，他一夜之间摆脱了贫困，成了“富翁”。得意忘形的他，滔滔不绝地向同学们表达自己的喜悦。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其中一位同学私心膨胀，不顾他死活，偷偷地去面食店，一凭稍通日语，二凭工钱低廉，软磨硬缠，就这样他大功告成，原先那位留学生被炒了鱿鱼。遇到这样沉痛的灾难，他怎么会笑得出来？对其他留学生怎么会有热情？

像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情多了，留学生之间自然彼此筑起了心灵的高墙，哪怕是同桌同宿舍的同学，在上海亲如兄弟的朋友，沾亲带故的堂兄表妹，小姨连襟也很少推心置腹地交谈。欢乐独自享受，痛苦独自吞咽，人心隔了肚皮。

天太晚了，小沈的室友已经回来，我也该回到繁星闪烁的天宇之下，任凭风吹霜打，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思绪，等待韩某的到来。

“谁叫你今天来的？”深夜零点，像幽灵一般的韩某

和他的夫人才姗姗来迟，盖头劈脑地冲着我诘问。

那是在冰冷的石凳上又坐了2个小时之后的事。寒冷，饥饿，恐惧，愤怒，我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一拳出手，瘦猴一只的韩某哪是我的对手。我还是竭力抑制快要爆炸的情绪。尽管他是个十足的捐客，毕竟他是我在东京唯一的可以联络的人，学校、工作、住房依旧捏在他手心。此时和他火拚，在毁了他的同时也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冷静地告诉他：我今天到东京，是杨君的同事早和他通了电话的，他不必再推卸责任，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希望他兑现诺言。我把捎来的他们女儿的照片交给他们，紧张的气氛才慢慢舒缓。

经韩某的安排，那夜我栖身在小路旁的那幢学生宿舍，房内有二个人，其中一位是韩某的表弟。太累的缘故，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2天上午9点，韩某突然到房里，说是学校开车来接我了。他帮我提着行李，搬上面包车，告诉我：学校住房、工作都落实了，包我满意！

鬼 窟

“又来一个作死的！”

一声喊叫，在阴森森的屋宇内回荡。我抬头一看，三楼的楼梯口站着四五位留学生，其中喊叫的那一位，显得与众不同，穿件宽松羊毛衫，略长的头发遮住双耳，面颊棱角分明，一派艺术家的飘逸潇洒的风度。他主动地走下楼梯，帮我提起了沉重的行李箱，领我走进宿舍，又一起下楼，搬上全部行李。

一会儿，帮我搬行李的这位储兄登门造访，先是自报家

门，又告诉我他在上海住哪个区，什么职业，几时到东京的。他最关心的是我在日语学校认识哪些人。两支烟的功夫，他已经毫无拘谨，躺在地毯上，敞怀而谈……

“你怎么会住进这鬼窟！”

“鬼窟！”我迷惑不解。

“这幢楼是校长舅舅的，为了赚留学生的钱，校长低价租来，又高价租给留学生，一个房间住4个人，每天每人120⁰元日币，一个月一人36000元，一间宿舍一个月就要交144000日币的房租，价格之高，在东京找不到第二家了。日本人是决不会到这里做房客的。校长叫台湾籍的事务长和他的老婆住在这里，负责监管，以华人治华人，他坐收渔利。”

“我没多带钱，怎么付得起？”我紧张起来。

“别急，留学生到这里住下，事务长暂时不会收房租，更不会谈房租的价格，还怕你搬走呢，让你有滋有味地住到你认为要搬为止。当然，他不怕你不付钱，我们这类自费留学生，半年签证一次，签证时东京入国管理局需要你出示学校签发的出勤单和成绩单，否则拒签。这些维系留学生命运的东西，都牢牢地控制在事务长手中。所以，有些不明底细的留学生在无形中筑起债台，结果，被葱头似的斩切了，更多的留学生一来就互相交底，有的未住满半天，就急着投亲靠友去了，有的稍有经济积蓄，第一件事就是搬出这鬼窟。”

“这哪是学生宿舍，简直是吸血的鬼窟！”

“嘘，小声点，别嚷嚷。在这里，有气要当没气过。今后到学校上课，也不要发表不满足意见，有的留学生是专门搜集这类情报，去讨好事务长的。留学生像一盘散沙。我对你

讲这些，是你的职业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你当务之急是找一份工作，有了钱，就不用慌了。”

储兄在上海是搞篆刻艺术的，他来东京的全部家当是一箱子印石。他到东京的第7天就找到了工作——每天下午到殡仪馆写写悼字，每月工资9万日币。他的住宿不必花钱，因为校长的舅舅既是房东，又是殡仪馆会社的董事长。不过，他平时少不得奉送些廉价的印石，孝敬董事长。他对未能真正发挥篆刻专长，一直耿耿于怀，伺机跳槽。

当天下午，我找到住在对门的事务长。这位约莫三十岁光景的台湾籍事务长，横眉冷对，有板有眼地说：

“学校原来是介绍工作的，你们留学生不守信用，把学校介绍的工作当跳板，自己找到满意的工作，就不辞而别，弄得老板找学校评理。现在我们一律不介绍工作。”

“不能一概而论，有不守信用的，也有守信用的。再说，你们学校预先讲好要介绍工作。”我振振有辞。

“去找帮你办手续的人吧。别说你刚来，302室的二位来20多天，我们也不介绍，一视同仁。”

事务长提到的两位留学生，是我在东京所见的留学生中最可怜的人，可怜的是他们没有为改变命运做出应有的努力。整天躲在宿舍以泪洗面，两只眼睛哭得像葡萄，不停地写家信，有时到我的房间，默默地坐一会，又黯然离去，有时哭泣般唠叨：“又过了一天，又欠40500元房租；又过了一天，又欠43000元房租了，这日子怎么过呀……”第二天晚上，校长来鬼窟找事务长，我请事务长翻译一下我的请求。谁知，那位校长一听，不耐烦地挥挥手，转身驾车就跑了。

一切幻灭了，日语学校的校长和事务长是一丘之貉。

他们根本不是教人的师长、他们的眼睛总盯着留学生口袋里的血汗钱。所不同的是一个抛头露面，凶神恶煞，一个不露声色，阴险狡诈。

储兄对我的处境非常关切，问这问那，却爱莫能助。第三天，我的宿舍改为女生宿舍，我搬过去和他同住。我才发现储兄的热情和开朗的背后隐藏着冷酷和凶狠。

鬼窟住着事务长，那些想巴结他的留学生常来串门，一到我们的房间，储兄就毫不留情地大声喝道：

“出去！谁叫你进来的，这里没有骨头可啃，再随便到我们房间，别怪我不客气！”

那些留学生自讨没趣，灰溜溜走了。

“对留学生中的密探、哈巴狗，要敢于骂，善于骂，借题发挥的骂。最好在他的主子面前骂，骂得他一文不值，叫他的主子对他失去信心，而对你畏惧三分，你在学校、住宿的地位就稳固了。”

真是奇谈怪论。我难以苟同。都是出门人，精神和肉体都在受生活的煎熬，何必自相呕气呢？储兄不以为然，不加辩解，继续阐述他的第二番奇谈怪论：

“在东京不能说真话，黑的要说白的，恶的要说是善的，否则别人会给你穿玻璃鞋，你还以为是抬举你呢。不信吗？有例为证：我看不惯事务长，看不惯你对校长点头哈腰的媚骨，对留学生盛气凌人的傲慢，对颇有姿色的女留学生的亲热。三四个留学生一聚，你谈我谈，大家都谈。谁知，其中有位告了密。事务长三天不给我好脸色看。我才不怕，你服务于校长，我服务于校长的舅舅。最后还是事务长屈从，一言道出原委。起初我还抵赖，他一个个名字报出来，我简直昏了头，连忙违心地赔不是。要是我没背景，玻璃鞋

我穿都穿不完。”

“哦，哥德巴赫猜想，难解。”

“救人如同救条狗！”储兄谈到兴头，继续他的奇谈怪论：“我曾搭救一个人。他在鬼窟住过，来了半个月，没打着一天工，整天不是哭，就是闹，一会叫上当受骗，一会要回上海，一会又要寻死。我看他实在太可怜，引荐他到殡仪馆，像我一样写写悼字，敲敲横幅用的木架子，日子总算混得下去。没多久，他和会社的一位日本女人搭上了，两人形影不离，最后他搬出鬼窟和她同居了。一夜之间改变了命运。从此那位仁兄不仅疏远我，还想独霸一方，丑化我的吃饭手艺，要不是老板看得起，我早就卷铺盖了。”

任何时候，人的生存是首要的。此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正如储兄所说的必须尽快找份工作。

我闯到鬼窟附近的饭店、印刷厂、超级市场寻觅工作，语言不通就打手势、写汉字，最终一一落空。我又几次往返早川庄找韩某，又几经碰壁。最后，我和储兄一起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学生处，明为按规定登记报到，发生意外有案可查，而真正的用意是想打听打听，留学生孤立无援的时候，该怎么办？身无分文又想回国又怎么办？一位姑娘接待了我，态度和蔼，她说：你们自费留学生是由日本人作担保的，是受法律约束的，应该去找他们。我离深渊还差一步，我仍旧要作一番努力。

1月9日下午，事务长托人捎来明天上课的口谕。一踏进学校，那笔预付的学费名正言顺地归入校长的口袋。我把行李放在壁橱的顶端，饱饱地吃了一顿，等待下班回来的储兄。

“我想今晚搬走，这些行李帮忙照看一下。”

“搬走？！”他惊讶，“搬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早川庄吧。”

“这怎么可能呢。”储兄对我的处境了如指掌，坐在榻榻米上，愣愣望着我，哀叹道：“搬出去容易，再搬进来就难了。”

“我不会再住进鬼窟了，死也死在外面。”

“你怎么这样想呢，”他似乎动情了，“你没有工作之前，有我吃的，少不了你。”

“我不缺吃的，你不嫌弃的话，壁橱上放着的代我消化。这样赖活，不如好死，走，也许会走出一条活路。”

储兄连连摇头，见已无挽回的余地，便掏出2000日元，说：“拿着，算是一场缘份。”

“情领了，钱不会收。”我被他的慷慨打湿了眼眶。他把钱硬塞进我的口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又在这人与之间赤裸裸的金钱世界里，几句真情的言语、一个善良的行为，也是千金难买啊。我慢慢地席地而坐，摸出两张纸币，说：“留学生的钱滴着血汗。你如此诚意，这样吧，我收下一千元，留作纪念。”

“不，不，你没钱，这样会毁了自己。”我只好把钱放在台子上，拎起背包，冲出房门。

别了，鬼窟，你是座吃人的鬼窟！

目黑小屋

高田马场，东京最大的劳力市场。

每天清晨，天未亮，老板、工头、低档的地痞流氓，在车站的几个出口处和车站附近一条坡形小路的拐弯口，以及车站后面的小花园，各就各位，独占一方，招揽以天计算工